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

詩曰：自古權奸止愛錢，構成機殺害忠賢。不無黃白開生路，也要青蚨入錦纏。

成己不知遺國恨，遺災那問有家延。孰知反復原無定，悔卻吳鉤錯倒撚。

且言西伯侯囚於羑里城，——即今河北相州湯陰縣是也——每日閉門待罪，將伏羲八卦變為八八六四卦，重為三百八十四爻，內按陰陽消息之機，週天劃度之妙，後為《周易》。姬昌閑暇無事，悶撫瑤琴一曲，猛然琴中大絃忽有殺聲，西伯驚曰：「此殺聲主何怪事？」慌忙止琴聲，取金錢占一課，便知分曉。姬伯不覺流淚曰：「我兒不聽父言，遭此碎身之禍！今日如不食子肉，難逃殺身之禍；如食子肉，其心何忍？使我心如刀絞，不敢悲啼，如泄此機，我身亦自難保。」姬伯只得含悲忍淚，不敢出聲。作詩歎曰：「

孤身抱忠義，萬里探親災；未入羑里城，先登殷紂臺。

撫琴除孽婦，頃刻怒心推。可惜青年客，魂遊劫運灰！」

姬昌作畢，左右不知姬伯心事，俱默默不語。話未了時，使命官到，有旨意下。姬昌縞素接旨，口稱：「犯臣死罪。」姬昌接旨，開讀畢，使命官將龍鳳膳盒擺在上面。使命曰：「主上見賢侯在羑里久羈，聖心不忍。昨日聖駕幸獵，打得鹿獐之物，做成肉餅，特賜賢侯，故有是命。」姬昌跪在案前，揭開膳盒，言曰：「聖上受鞍馬之勞，反賜犯臣鹿餅之享，願陛下萬歲！」謝恩畢，連食三餅，將盒蓋了。使命見姬昌食了子肉，暗暗歎曰：「人言姬伯能知先天神數，善曉吉凶，今日見子肉而不知，速食而甘美，所謂陰陽吉凶，皆是虛語！」且說姬昌明知子肉，含忍痛苦，不敢悲傷，勉強精神對使命言曰：「欽差大人，犯臣不能躬謝天恩，敢煩大人與昌轉達，昌就此謝恩便了。」姬伯倒身下拜：「蒙聖上之恩光，又普照於羑里。」使命官回朝歌。不題。且說姬伯思子之苦，不敢啼哭，暗暗作詩歎曰：

「一別西岐到此間，曾言不必渡江關。只知進貢朝昏主，莫解迎君有犯顏。

年少忠良空慘切，淚多如雨只潸潸。遊魂一點歸何處，青史名標是等閑。」

姬伯作畢詩，不覺憂憂悶悶，寢食俱廢，在羑里不題。

且說使命官回朝復命，紂王在顯慶殿與費仲、尤渾弈棋。左右侍駕官啟奏：「使命候旨。」紂王傳旨：「宣至殿廷回旨。」奏曰：「臣奉旨將肉餅送至羑里，姬昌謝恩言曰：『姬昌犯罪當死，蒙聖恩赦以再生，已出望外；今皇上受鞍馬之勞，犯臣安逸而受鹿餅之賜，聖恩浩蕩，感刻無地！』跪地上，揭開膳盒，連食三餅，叩頭謝恩。又對臣曰：『犯臣姬昌不得面覲天顏。』又拜八拜，乞使命轉達天庭。今臣回旨。」紂王聽使臣之言，對費仲曰：「姬昌素有重名，善演先天之數，吉凶有準，禍福無差；今觀自己子肉食而不知，人言可盡信哉！朕念姬昌七載羈囚，欲赦回國，二卿意下以為如何？」費仲奏曰：「昌數無差，定知子肉。恐欲不食，又遭屠戮，只得勉強忍食，以為脫身之計，不得已而為之也。陛下不可不察，誤中奸計耳。」王曰：「昌知子肉，決不肯食。」又言：「昌乃大賢，豈有大賢忍啖子肉哉。」費仲奏曰：「姬昌外有忠誠，內懷奸詐，人皆為彼瞞過，不如日禁羑里；似虎投陷穽，鳥囚雕籠，雖不殺戮，也磨其銳氣。況今東南二路已叛，尚未備服；今縱姬昌於西岐，是又添一患矣。乞陛下念之。」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——此還是西伯侯災難未滿，故有讒佞之阻。有詩為證：

羑里城中災未滿，費尤在側獻讒言。若無西地宜生計，焉得文王返故園。

不說紂王不赦姬昌，且說呂考從人已知紂王將公子醢為肉醬，星夜逃回，進西岐來見二公子姬發。姬發一日陞殿，端門官來報：「有跟隨公子往朝歌家將候旨。」姬發聽報，傳令旨，速宣眾人到殿前。眾人哭拜在地。姬發慌問其故。來人啟曰：「公子往朝歌進貢，不曾往羑里見老爺，先見紂王。不知何事，將公子醢為肉醬。」姬發聽言，大哭於殿廷，幾乎氣絕。只見兩邊文武之中，有大將軍南宮适大叫曰：「公子乃西岐之幼主，今進貢與紂王，反遭醢屍之慘。我等主公遭囚羑里。雖是昏亂，吾等遠有君臣之禮，不肯有負先王；今公子無辜而受屠戮，痛心切骨，君臣之義已絕，綱常之分俱乖。今東南兩路苦戰多年，吾等奉國法以守臣節，今已如此，何不統兩班文武，將傾國之兵，先取五關，殺上朝歌，勦戮昏君，再立明主。正所謂定禍亂而反太平，亦不失為臣之節！」只見兩邊武將聽南宮适之言，時有四賢、八俊；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、祁公、尹積，西伯侯有三教習子姓姬叔度等，齊大叫：「南將軍之言有理！」眾文武切齒咬牙，豎眉睜目，七間殿上，一片喧嚷之聲，連姬發亦無定主。只見散宜生厲聲言曰：「公子休亂，臣有事奉啟！」發曰：「上大夫今有何言？」宜生曰：「公子命刀斧手先將南宮适拿出端門斬了，然後再議大事。」姬發與眾將問曰：「先生為何先斬南將軍？此理何說？使諸將不服。」宜生對諸將言曰：「此等亂臣賊子，陷主君於不義，理當先斬，再議國事。諸公只知披堅執銳，有勇無謀。不知老大王克守臣節，經經不貳，雖在羑里，定無怨言。公等造次胡為，兵未到五關，先陷主公於不義而死，此誠何心。故先斬南宮适，而後再議國是也。」公子姬發與眾將聽罷，個個無言，默默不語。南宮适亦無語低頭。宜生曰：「當日公子不聽宜生之言，今日果有殺身之禍。昔日大王往朝歌之日，演先天之數，七年之殃，災滿難足，自有榮歸之日，不必著人來接。言猶在耳，殿下不聽，致有此禍。況又失於打點，今紂王寵信費、尤二賊，臨行不帶禮物賄賂二人，故殿下有喪身之禍。為今之計，不若先差官一員，用重賄私通費、尤，使內外相應；待臣修書，懇切哀求。若奸臣受賄，必在紂王面前以好言解釋。老大王自然還國，那時修德行仁，俟討惡貫滿盈，再會天下諸侯共伐無道，興甲兵伐罪之師，天下自然響應。廢去昏庸，再立有道，人心悅服。不然，徒取敗亡，遺臭後世，為天下笑耳。」姬發曰：「先生之教為善，使發頓開茅塞，真金玉之論也。不知先用何等禮物？所用何官？先生當明以告我。」宜生曰：「不過用明珠、白璧、彩緞表裏、黃金、玉帶，其禮二分；一分差太顛送費仲；一分差閔夭送尤渾。使二將星夜進五關，扮作商賈，暗進朝歌。費、尤二人若受此禮，大王不日歸國，自然無事。」公子大喜，即忙收拾禮物。宜生修書，差二將往朝歌來。有詩曰：

明珠白璧共黃金，暗進朝歌賄佞臣。漫道財神通鬼使，果無世利動人心。

成湯社稷成殘燭，西北江山若茂林。不是宜生施妙策，天教殷紂自成擒。

且說太顛、閔夭扮作經商，暗帶禮物，星夜往汜水關來。關上查明，二將進關。一路上無詞，過了界牌關，八百里進了穿雲關，又進潼關，一百二十里又至臨潼關，過澠池縣，渡黃河，到孟津，至朝歌。二將不敢在館驛安住，投客店宿下，暗暗收了禮物。太顛往費仲府下書；閔夭往尤渾府下書。

且說費仲抵暮出朝，歸至府第無事。守門官啟老爺：「西岐有散宜生差官下書。」費仲笑曰：「遲了！著他進來。」太顛來到廳前，只得行禮參見。費仲問曰：「汝是甚人，夤夜見我？」太顛起身答曰：「末將乃西岐神武將軍太顛是也。今奉上大夫散宜生命，具有表禮，蒙大夫保全我主公性命，再造洪恩，高深莫極，每思毫無尺寸相輔，以效涓涯，今特差末將有書投見。」費仲命太顛平身，將書折開觀看。書曰：

「西岐卑職散宜生頓首百拜致書於士大夫費公恩主臺下：久仰大德，未叩台端，自愧驚駭，無緣執鞭，夢想殊渴。茲啟：敝地恩主姬伯，冒言忤君，罪在不赦。深感大夫垂救之恩，得獲保全。雖囚羑里，實大夫再賜之餘生耳。不勝慶幸，某外又何敢望焉。職第因僻處一隅，未伸啣結，日夜只有望帝京遙祝萬壽無疆而已。今特遣大夫太顛，具不肖之儀，白璧二雙，黃金百鎰，表裏四端，少曝西土眾士民之微忱，幸無以不恭見罪。但我主公以衰末殘年，久羈羑里，情實可矜，況有倚閭老母，幼子孤臣，無不日夜懸思，希圖再睹，此亦仁人君子所共憐念者也。懇祈恩臺大開慈隱，法外施仁，一語回天，得赦歸國，則恩臺德海仁山，西土眾姓，無不啣恩於世世矣。臨書不勝悚慄待命之至！謹啟。」

費仲看了書共禮單，自思：「此禮價值萬金，如今怎能行事。」沉思半晌，乃吩咐太顛曰：「你且回去，多拜上散大夫：『我也不便修回書。等我早晚取便，自然令你主公歸國。』決不負你大夫相托之情。」太顛拜謝告辭，自回下處。不一時悶天也往尤渾處送禮回至，二人相談，俱是一樣之言。二將大喜，忙收拾回西岐去訖。不表。

自費仲受了散宜生禮物，也不問尤渾；尤渾也不問費仲；二人各推不知。一日，紂王在摘星樓與二臣下棋。紂王連勝了二盤，紂王大喜，傳旨排宴。費、尤侍於左右，換盞傳杯。正歡飲之間，忽紂王言起伯邑考鼓琴之雅，猿猴謳歌之妙，又論：「姬昌自食子肉，所論先天之數，皆係妄談，何嘗先有定數。」費仲乘機奏曰：「臣聞姬昌素有叛逆不臣之心，一向防備。臣子前數日著心腹往姜里探聽虛實。姜里軍民俱言姬昌實有忠義，每月朔望之辰，焚香祈求陛下國祚安康，四夷拱服，國泰民安，兩順風調，四民樂業，社稷永昌，宮闈安靜。陛下囚昌七載，並無一怨言。據臣意，看姬昌真乃忠臣。」紂王言曰：「卿前日言姬昌『外有忠誠，內懷奸詐』，包藏禍心，非是好人，何今日言之反也？」費仲又奏曰：「據人言，昌或忠或佞，入耳難分，一時不辨，因此臣暗使心腹，探聽虛實，方知昌是忠耿之人。正所謂『路遠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』」紂王曰：「尤大夫以為何如？」尤渾啟曰：「依費仲所奏，其實不差。據臣所言，姬昌數年困苦，終日羈囚，訓姜里萬民，萬民感德，化行俗美，民知有忠孝節義，不知妄作邪為，所以稱姬昌為聖人，日從善類。陛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實對。方纔費仲不奏，臣亦上言矣。」紂王曰：「二卿所奏既同，畢竟姬昌是個好人。朕欲赦姬昌，二卿意下如何？」費仲曰：「姬昌之可赦不可赦，臣不敢主張；但姬昌忠孝之心，致久羈姜里，毫無怨言，若陛下憐憫，赦歸本國，是姬昌已死而再生，無國而有國，其感戴陛下再生之恩，豈有已時。此去必效犬馬之勞，以不負生平報德酬恩，臣量姬昌以不死之年忠心於陛下也。」尤渾在側見費仲力保，想必也是得了西岐禮物，所以如此，我豈可單讓他做情，我益發使姬昌感激。尤渾出班奏曰：「陛下天恩，既赦姬昌，再加一恩與，彼自然傾心為國。況今東伯侯姜文煥造反，攻打游魂關，大將寶榮大戰七年，未分勝負。南伯侯鄂順謀逆，攻打三山關，大將鄧九公亦戰七載，殺戮相半。刀兵竟無寧息，烽煙四起。依臣愚見，將姬昌反加一王封，假以白旄、黃鉞，得專征伐，代勞天子，威鎮西岐。況姬昌素有賢名，天下諸侯畏服，使東南兩路知之，不戰自退。正所謂舉一人而不肖老遠矣。」紂王聞奏大喜，曰：「尤渾才智雙全，尤屬可愛。費仲善挽賢良，實是可欽。」二臣謝恩。紂王即降赦條，單赦姬昌速離姜里。有詩為證：

天運循環大不同，七年方滿出雕籠。費尤受賂將言諫，社稷成湯畫餅中。

加任文王歸故土，五關父子又重逢。靈臺應兆飛熊至，渭水溪邊遇太公。

且說使臣持赦出朝歌，眾官聞知大喜。使臣竟往裏而來。不題。

且說西伯侯在姜里之中，閑思長子之苦，被紂王醜屍，歎曰：「我兒生在西岐，絕於朝歌，不聽父言，遭此橫禍。聖人不食子肉，我為父不得已而咬者，乃從權之計。」正思想邑考，忽一陣怪風，將簷瓦吹落兩塊在地，跌為粉碎。西伯驚曰：「此又是異徵！」隨焚香，將金錢搜求八卦，早解具情。姬伯點首歎曰：「今日天子赦至。」喚左右：「天子赦到，收拾起行。」眾隨侍人等，未肯盡信。不一時，使臣傳旨，赦書已到。西伯接赦禮畢。使臣曰：「奉聖旨，單赦姬伯老大人。」姬伯望北謝恩，隨出姜里。老牽羊擔酒，簇擁道傍，跪接曰：「千歲今日龍逢雲彩，鳳落梧桐，虎上高山，鶴棲松柏；七載蒙千歲教訓撫字，長幼皆知忠孝，婦女皆知貞潔，化行俗美，大小居民，不拘男婦，無不感激千歲洪恩。今一別尊顏，再不能得沾雨露。」左右泣下。西伯亦泣而言曰：「吾羈囚七載，毫無尺寸美意與爾眾民，又勞酒禮，吾心不安。只願爾等不負我常教之方，自然百事無虧，得享朝廷太平之福矣。」黎民越覺悲傷，遠送□里，灑淚而別。西伯侯一日到了朝歌。百官在午門候接。只見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微子啟、微子衍、麥雲、麥智、黃飛虎八諫議大夫都來見西伯侯。姬昌見眾官，慌忙行禮，慰曰：「犯官七年未見眾位大人，今一旦荷蒙天恩特赦，此皆叨列位大人之福蔭，方能再見天日也。」眾官見姬伯年邁，精神加倍，彼此慰喜。只見使臣回旨，天子正在龍德殿，聞知候旨，命宣眾官隨姬昌朝見。只見姬昌縞素俯伏，奏曰：「犯臣姬昌，罪不勝誅，蒙恩赦宥，雖粉骨碎身，皆陛下所賜之年。願陛下萬歲！」王曰：「卿在姜里，七載羈囚，毫無一怨言，而反祈朕國祚綿長，求天下太平，黎民樂業，可見卿有忠誠，朕實有負於卿矣。今朕特詔，赦卿無罪。七載無辜，仍加封賢良忠孝百公之長，特專征伐。賜卿白旄、黃鉞，坐鎮西岐。每月加祿米一千石，文官二名，武將二員，送卿榮歸。仍賜龍德殿筵宴，遊街三日，拜闕謝恩。」西伯侯謝恩。彼時姬昌換服，百官稱慶，就在龍德殿飲宴。怎見得：

擦抹條臺桌椅，鋪設奇異華筵。左設粧花白玉瓶，右擺瑪瑙珊瑚樹。進酒宮娥雙洛浦，添香美女兩嫦娥。黃金爐內麝檀香，琥珀盃中珍珠滴。兩邊圍繞繡屏開，滿座重鋪銷金簾。金盤犀箸，掩映龍鳳珍饈；整整齊齊，另是一般氣象。繡屏錦帳，圍繞花卉翎毛；疊疊重重，自然彩色稀奇。休誇交梨火棗，自有雀舌牙茶。火炮白杏，醬牙紅薑。鵝梨、蘋果、青脆梅；龍眼、枇杷、金赤橘。石榴盞大，秋柿毬圓。又擺列兔絲、熊掌、猩唇、駝蹄；誰羨他鳳髓、龍肝、獅睛、麟脯。漫斟那瑤池玉液，紫府瓊漿；且吹他鸞簫鳳笛，象板笙簧。正是：西伯誇官先飲宴，蛟龍得水離泥沙。要的般般有，珍饈百味全。一聲鼓樂動，正是帝王歡。話說比干、微子、箕子，在朝大小官員，無有不喜赦姬昌。百官陪宴盡樂，文王謝恩出朝，三日誇官。怎見得文王誇官好處？但見：

前遮後擁，五色旛搖。桶子鎗朱纓蕩蕩，朝天凳豔色輝輝。左邊鉞斧右金瓜，前擺黃旄後隨豹尾。帶刀力士增光彩，隨駕官員喜氣添。銀交椅襯玉芙蓉，逍遙馬飾黃金轡。走龍飛鳳大紅袍，暗隱團龍粧花繡。彩玉束帶，廂成八寶。百姓爭看西伯駕，萬民稱賀聖人來。正是：靄靄香煙聲滿道，重重瑞氣罩台階。

朝歌城中百姓，扶老攜幼，拖男抱女，齊來看文王加官。人人都道：「忠良今日出雕籠，有德賢侯災厄滿。」文王在城中誇官兩日，到未牌時分，只見前面旛幢遂伍，劍戟森羅，一支人馬到來。文王問曰：「前面是那處人馬？」兩邊啟上：「大王千歲：是武成王黃爺看操回來。」文王急忙下馬，站立道傍，欠背打躬。武成王見文王下馬，即忙滾鞍下騎，稱文王曰：「大人前來，未將有失迴避大駕，望乞恕罪。」乃曰：「今賢王榮歸，真是萬千之喜。未將有一閑言奉啟，不識賢王可容納否？」西伯曰：「不才領教。」武成王曰：「此間離末將府第不遠，薄具杯酒，以表芹意，何如？」文王乃誠實君子，不會推辭謙讓，隨答曰：「賢王在上，姬昌敢不領教。」黃飛虎隨攜文王至王府，命左右快排筵宴。二王傳盃歡飲，各談些忠義之言。不覺黃昏，掌上畫燭。武成王命左右且退。黃飛虎曰：「今日大人之樂，實為無疆之福。但當今寵信邪佞，不聽忠言，陷壞大臣，荒於酒色，不整朝綱，不容諫本，炮烙以退忠良之心，蠶盆以阻諫臣之語。萬姓慌慌，刀兵四起。東南兩處已反四百諸侯，以賢王之德，倘有姜里困苦之羈，今已特赦，是龍歸大海，虎入深山，金鯨脫釣，如何尚不省悟！況且朝中無三日正條，賢王誇甚麼官，顯甚麼王！何不早早飛出雕籠，見其故土，父子重逢，夫妻復會，何不為美。又何必在此網羅之中，做此吉凶未定之事也。」武成王只此數語，把個文王說的骨解筋酥，起而謝曰：「大王真乃金石之言，提拔姬昌。此恩何以得報！奈昌欲去，五關有阻，奈何？」黃飛虎曰：「不難。銅符俱在吾府中。」須臾，取出銅符令箭，交與文王，隨令改換衣裳，打扮夜不收號色，逕出五關，並無阻隔。文王謝曰：「大王之恩，實在重生父母，何時能報！」此時二鼓時候。武成王命副將龍環、吳賢，開朝歌西門，送文王出城去了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